



文藝叢書

# 婚夕

著者

曹雲圖 關羽輝

俞興區 德

女子書店發行

1934

## 婚 夕 目 錄



|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|
| 今年的七夕····· | 曹雲鵬作 |
| 化成寺前·····  | 曹雲鵬作 |
| 雲峯山麓·····  | 曹雲鵬作 |
| 婚 夕·····   | 畢相輝作 |
| 賞 洋·····   | 黃一德作 |
| 回家之後·····  | 俞爽迷作 |

# 今年的七夕

## (一)

『你做牛郎，我做織女，好不好呀？』

『不，你做牛郎，我做織女。』

『啊啦！這不可以的呀！你做不來織女的呀！』

『我終要做織女的！』

『母親不是說過，你沒有長長的頭髮，是男的  
做不來織女的呢，只有我來做的，嘻嘻！』

『噯！我一定要做織女的，你做牛郎，我們要大家在一塊兒的！』他白了白她一眼，表示她生氣了，非一定給他做織女不可。

『好好！哥兒，你不要氣我呀！就給你做織女吧！我不會離開你的，我們大家在一塊！』她近攏去，摟抱着他，和柔地臉對着臉說：『你笑！笑給我看，我才快樂。』

于是他笑了。然而本`預備要哭的淚珠，這時却滾下來了。

『嘻嘻！那麼我叫你織女了。』她也笑了，舉起她小小嫩白的手兒，將他的淚珠抹去了。

他四歲了。她也是四歲。但是他的生日比她早二月，所以她叫他做「哥兒。」他叫她做「阿妹。」

他的母親比她的母親大三歲是嫡親姊妹。她的母親是嫁與S城的白家，——白貽之，一個中學教師，結婚已有六年，只生她一人。很疼愛她。

當炎酷的暑期時，她的母親常帶她到風景幽靜的她姨母的家鄉來避暑。有幾趟，她的父親也一同陪着來。待到吃過了西瓜時節，才回城去。

他雖住在山鄉農村裏，但他家的生活却着實舒適。當他的父親在時，在一村子裏是很有些勢面。什麼村長鎮長都是他父親包辦的。家財田地房屋着實有不少。村民連對他父親談閒話時，也怕得在發抖呢。但是當他父親一死，勢也倒了，財也倒了。不過目前過的生活，雖不及從前的豪爽，却也足夠了。他家裏現在只種着三十畝田稻，二十畝山田的西瓜與蕃薯。因為他沒有長兄，他的兩個阿姊，也早已出嫁了，所以一切田地家事，都由他精幹老練的，母親主持，雇有二個長年作工。所以還不覺怎樣辛苦。

他家現在還有二幢房子，前面的一幢，比較得清爽，住着人。——他與母親住在樓下的一間，樓

上空着。當他的表妹一家來時，便住在這樓上。——下面的一幢房子是堆着農具雜物，與二個長年的住處。

房屋的後方，是不整齊的隣舍的房屋，前面是一條大澗，溪水在不時的潺潺地流着。村裏的婦人，在傍晚的時分，常出來在這里洗衣淘米。一座青的高山，圍住了這村子，像城堡一樣。好似與世間隔絕，另有一天地一樣。

桑樹與竹林是這村子裏特多。山上很少古松老柏，只雜生着蓬鬱着作柴料的草木。暑天的烈日之下，蟬聲佈滿了這村子。像是天然的音樂，在安慰着流着全身汗液的熱得透不過的在割着稻的農人。

今年的暑期開始，白家早已下鄉來避暑了。他與他的母親很歡迎的接着她們。但是過了七月七夕，白貽之說是有事情，獨自先回去了。

每天每夜，他與她沒有離開一時，有時，他白

她眼，有時她抿着嘴，生氣，然而不久他們便自和好。有時在溪邊玩水，有時在山麓捉虫，時常牽着手。吃飯時，要同一位，睡覺時也要同一床。這樣才說笑了一會 呼呼地睡熟了。

八日夜，熱氣還未消，房子裏很熱，家人們都出來乘涼。月兒依然如鑊刀，金黃色的掛在山上。大人們儘搖着芭蕉扇閒談。他倆並坐在一根小櫬上，腦子裏還深鏤着昨夜她父親講的七月七夕的故事，但是他倆不懂詳細，但深深記憶的是牛郎織女的四個字。

『那麼我們再去撲螢火虫吧！』他覺得自己是做了織女了，很快樂，笑了後，他向她說。

『好的 我們再去撲些來，合在昨夜的一瓶裏更亮了。』她說着，領着他到自己的房裏來，在牀頭上拿出昨夜藏着的關着許多螢火虫的玻璃瓶。然而昨夜如小電燈一般亮的在閃閃爍爍的發着光的螢



火虫，今夜都一動也不會動的壓疊着，足有半瓶。

『啊嚶呀！』她看了後，悲痛地看着他，他也莫明其妙地目瞪着她。終于默默地手牽着手出房來了。

## (二)

『你們城裏有這樣大的西瓜田嗎？』

『沒有的，我們只有馬路，很闊很闊的。有車子在跑着。』

『車子是怎樣的東西，像西瓜一樣可以吃的嗎？』他兩目睜着等她解釋，她却笑了：

『不呀！可以乘人的呀！』

唔唔！……』他依然莫明其妙地點點首。

『後天一同到我家裏去，看車子馬路，還有很高的，比這裏的屋要高得多的洋房，好不好？』

『後天大家不要去，明年我們大了，一道去好

了！』他聽到她們後天要回去的話，又不高興起來。她更靠近他，拿了開開的西瓜一小瓜塞進他的小紅嘴唇裏去，他搖搖頭表示不高興吃。她丟了西瓜，又撲着他說：

『媽媽一定要去呢！』

他倆沒有話。

月兒照着他倆，照着面前十餘畝的西瓜田，分外的明亮，近地的一個個的西瓜，可以看得見。他倆坐在管西瓜的茅草架成的廠上。吃着一個西瓜。這時，管西瓜的長年拿着長戈到西瓜田去巡邏了。

『你們城裏的西瓜有嗎？』他又發問了。

『西瓜也有的。我們還有香蕉橘子，蘋菓……很多好吃的東西。』

他聽不懂她這些名詞，還是呆呆地望着她。

『你不知道嗎？我下次帶些給你好不好？』

『好的，蘋菓也要帶來。』

忽然，西瓜葉『簌簌』地響了起來，烏雲將半月遮住了，眼前變得漆黑，紡織娘的聲音更響亮地長拖起來。角雞的叫聲，使得第一次來瓜田的她害怕，忽然野猪粗獷的叫起來，使她發起抖來。

『我怕！我……怕！』她的頭鑽在他的胸懷裏，他却泰然地遮着她。

『不要怕，這是野猪的聲音，牠可以吃的呀！很好吃的呀！』他說。

『唔唔！……我怕 她依然不敢抬起頭來。

烏雲過去了，明月照舊的普照着。

『剛才你們怕嗎？』長年帶着長戈巡邏回來了說。

『我們怕呢！』這時她才再敢抬起頭來說。

### (三)

他在村中的小學校裏五年級了。先生們都很敬

喜他，常拍拍底頭說：『王衣亭，你將來有希望！』

然而他的心實在並不完全注意到功課上，他底心常綿繞着她的像。她現在城中S女校念書，也是五年級了。她常常有美麗的小物件寄來給他。

放暑假前十天，他收到她的一封信，大約說：

『你的信，我已收到了，勿念。

氣候一天天地熱起來，又將到了暑假時節。我們又要到你，來消夏了。這，你也很快樂吧！是的，我很希望早日到，我們又可以相聚了。

這次，我來的時候，有一樣小物件帶來送你做紀念品，你能料想到這是什麼呢？……』

他很高興，讀了一遍又看了一遍，才塞進袋裏去。

放暑假的一天，他帶着書包回家。將到時，他見她已站在門口候他了。

她着的是件印度綢的旗袍，面頰是白嫩中帶着紅輝，黑的髮是蓬着。那飄搖着的旗袍，使他的心不期然地跳動起來。他迎上來，想握她的手，然而見他有些怕羞似地躲開了。不像四歲時的她了。他的臉不覺紅起來。

『放假了？』最後她說。然而有些顫聲的。

『是。你們還只到嗎？』他低着頭說。

『我等着你好久了呢！』她向着他獻媚地一眼，却是他也在觀察她，他倆的眼線接觸了。不覺都面紅起來。

『我們進去吧！』他說。于是她跟着他走進來。

天空是深藍色的，萬里無雲，潔白的明月，高掛在空中，萬星在閃爍着發光。

孩子們在抬頭等候流星落下。因為老人們時常說：『你們留心啊！當流星落下時，你們能很快

地在袴帶上打個結，明天一早，你們有錢可以拾得呢！』所以，他們很注意天空，也不去撲螢火虫了。

今夜天河確消失了，只剩着牛郎織女星遙遙地相對。

『呵！今夜牛郎織女在鵲橋上相會了，看哪，天河沒有了呢！』有人這樣的叫了起來。

『是呀！天河收去了呢！』乘涼的人都抬起頭來。她看了看天空，又面紅紅地看着他，輕輕地說：

『你還記得嗎？……你還爭着做織女嗎？』

『哈哈，你還記得嗎？』他笑了：『我們去走吧！』

他倆離開了鄰人，到溪邊來閑散，月光照着他倆，可以互相看清面色。月光照在溪水上，反起了一道銀色的光。幽幽地可以聽得流水的聲音。

『我今夜要……送給你……作紀念了，……小小的物件。』她有些顫聲的笑着說，從袋裏摸出一支小小的自來水筆。薔葉色的 在月下更顯得美麗。

『我早想給你的！』

他很感激很歡喜，接收了那支美麗的鋼筆，便握住了她的手說：

『感謝你！……阿……』他心想要喊出「阿妹」兩字來，但不知怎地停住了，他終覺得有些不好意思。

他倆手牽着手在那溪邊走，水聲和着步聲，像是玄妙的音樂。面前的黑越越的山，偉大的站在他倆的面前。紡織娘與虫聲很響地叫着。

忽然有一隻夜鳥從他倆的頭上飛過，使她吃了一驚。她看了看說：

『什麼時候你到我家裏去呢？』

『等到畢業之後吧！』

『畢業之後，到我們城裏升學去吧？』

『升學去的，什麼學校好一些的？』

『我們同進N中學去吧，那裏有我父親的朋友在。』

『那好的吧！那時，不是更有趣了？』

她不知不覺地紅起臉來，沒有話了。

烏雲頓時一朵朵地聚集起來，遮住了明月。四圍暗陰了許多。

乘涼的話語聲，反隱約地可以聽得清楚。

『你還記得？……今夜的晨光像……』

『可不是嗎？像是我們四歲時在西瓜田裏……』

她說『這些，那裏會得忘記？』她說了後，臉面覺得熱了起來。低下頭去，他走近來，拉住了她的雙手說：



『你現在還覺怕嗎？』

遠遠地聽得野猪的粗暴的叫聲，與尖短的角雞的叫聲，她終于有些寒心起來說：

『我們回去吧。』

#### (四)

他倆可是不能在同一張牀上睡了，但今早却不約而同的很早的起來了。

『我們爬山去吧！』他向她說。

『好的。吃了早點心去吧！』她回答。

當她向母親告辭時：

『早些回來呢！女孩子東奔西跑的成什麼樣子！』她母親似乎有些不贊成他倆的行動。

『知道的，不要你說！』她向她母親撒嬌地說了一聲，帶跳的與他一同出來了。

他倆經過了溪澗到面前的山麓來了。草頂樹葉